

中东欧国家周报

【塞尔维亚政治周报】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反对派的选举协议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

(2019年7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反对派的选举协议

摘要

今年春天，塞尔维亚联盟（the Alliance for Serbia）作为“真正”反对党的主要政治力量，发起了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Vučić）就改善选举条件进行对话的倡议，希望在更自由和更公平的选举环境中增强自己的力量（或支持率）。到目前为止，武契奇拒绝了这一倡议，具体原因见下文。武契奇计划明年选举后对宪法进行改革，对他而言，目前答应反对派改善选举条件的要求不仅风险太大，而且开始任何实质性的对话都可能破坏其绝对权力，因为这会暴露自己宣传中的矛盾之处——这些宣传使他在过去几年备受青睐。

在今年春天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之后，塞尔维亚联盟作为该国的主要反对党组织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准备与政府就明年议会选举条件的改善进行对话，以争取一个更自由和公平的环境。如果这一倡议失败，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没有达成合理的选举协议，塞尔维亚联盟（以及其他一些反对党和组织）将宣布联合抵制选举。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们进行公开和实质性对话的呼吁无人理睬，甚至遭到了武契奇及其同事的嘲笑。反对派政治家、专家以及政府人员与亲政府同行的不平等待遇一直是媒体脱口秀节目的常见话题，但现在也已不再被提起。最近新自由电视台（NOVA S TV）上重播的脱口秀节目《一周印象》（“Utisak nedelje”）遭到了执政党联盟的抵制。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不会改变，因为一旦开始与反对党对话，武契奇及其政党的评级就可能受到严重损害，更不用说选举条件的根本改善。原因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定义这场争端中的人物，“他是谁”，以及他如何取得现在的地位。

在塞尔维亚 30 多年的多党政治制度历史上，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是一位空前的绝对统治者，是塞尔维亚进步党

(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 的领导者。塞尔维亚进步党是一个有超过 70 万党员、有高度发达的政党网络和高超领导力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大型政治组织。该党由党的元老，以及从其他政党、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吸收的人员组成。进步党连续两次赢得议会多数席位（50 多个），并管辖包括贝尔格莱德在内的大多数城市和直辖市。进步党还领导着几个较小党派的执政联盟，其中包括支持率排名第二的塞尔维亚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Serbia）——最近在较大程度上融入了进步党。此外，武契奇还获得了许多知名人士和公众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为他做形象包装的政治分析人士——为其政治观点和行动提供“科学”依据。最后，包括私营和公共媒体在内的大多数媒体都站在武契奇一边。争端的另一方——塞尔维亚联盟，即使是在反对派阵营里也几乎处于孤立状态，因为并非所有反对派都是“真正的”。还存在“假”反对派，例如：塞尔维亚激进党（Serbian Radical Party）、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和伏伊伏丁那社会民主党联盟（League of Vojvodina Social Democrats）——其成员回避在公开场合批评武契奇，甚至支持他的一些政策，有时会比政府更加敌视“真正的”反对党。除了塞尔维亚联盟之外，“真正”反对党的重要成员是自由公民运动（在上次总统选举期间成立的自由组织，支持排在武契奇之后的第二名候选人）和塞尔维亚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Serbia）（前任领导人是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 Vojislav Koštunica）。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数据不在反对派手中，但也有希望在未来更自由和更公平的选举中改善这种情况。但究竟是什么致使塞尔维亚的选举不够自由和公平？选举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尽管较小城镇和村庄的选票可能会高达 10-15%，因为反对派在这些地方不太可能动员足够的忠实支持者。主要问题在于选举的条件。塞尔维亚最受关注和阅读量最大的媒体不断鼓动民众支持武契奇、谴责反对党领导人。如公共事业（RST）不够公开，自我审查力度较大。N1 和“新自由”是仅有的两个向反对党开放的电视台（并非全部有线电视网络都可以收看）。这两个电视台很容易被政府支持者称为

“美国台”，这与大多数反美选举机构产生共鸣。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执政联盟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发达的选民网络。为了不丢掉饭碗，人们投票支持武契奇的政党及其联盟伙伴，因为他们的工作取决于此（对执政党的支持）。不仅公共部门的员工如此，许多私营企业的员工也是如此。这些私营企业的员工在众多外国投资者的企业中获得了低薪工作（否则就会失业），而正是武契奇将这些企业引入塞尔维亚并给予了巨额补贴。最后，事实证明，武契奇是一个善于运用外交政策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高手。通过对“热门”议题做出承诺但不作为（如科索沃问题、对俄罗斯的制裁等），他与西方和俄罗斯保持了充分的合作关系，且不惜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拒绝外部力量干涉塞尔维亚内政。与此同时，他还以模棱两可的举动和言论拉拢了亲俄罗斯和亲西方选民的关键人物，其中既包括“爱国者”，也包括“叛徒”。难怪塞尔维亚联盟要效仿其战略，将亲西方和亲俄罗斯的选民与民族主义政治力量联合起来。

最重要的是，对于武契奇而言，与反对党建立双向对话意味着暴露他迄今为止的成功方法——一边倒的宣传。例如，武契奇多次重申不相信对科索沃的妥协方案，即使最近科索沃因引入歧视性关税而无法恢复与普里什蒂纳（Priština）的对话也未能改变这一点，然而他却一直指责塞尔维亚公民和政要不接受他的解决方案（他从未公布过提案）。他一直宣称与科索沃的冲突在短期内不会化解，因为阿尔巴尼亚人迟早会攻击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但他同时一再强调，塞尔维亚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如此自相矛盾的言论只有以独白形式发表才不会引起公众舆论的注意，而一旦进入公开对话则会暴露无遗。正如武契奇发表反对1999年北约轰炸的长篇演说后，立即有人指出：他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做客克林顿基金会，并于2017年邀请前德国联邦总理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参加他的政党集会（集会于3月24日举行，恰好是北约侵略18周年），他还聘请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担任塞尔维亚政府顾问。一方面，武契奇及其同僚频繁抨击塞尔维亚民主反对联盟（DOS）（导致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于2000年10月5日垮台的多党联盟），而另一方面，武契奇的一些同僚又在10月5日站在塞尔维亚民主反对联盟一边。这类矛盾很多，而政治分析人士和媒体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向大众解释武契奇的所作所为并不矛盾，所有这些都是总统和政府谋略的一部分。然而，在公开对话中，就无法继续这种宣传——当局不会允许进行任何合理对话，更不要说与反对派达成一致。

有趣的是，最近出现的一种观点认为武契奇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而且还担心武契奇政权垮台这一天来临时，天下会不太平。塞尔维亚作为一个小国，导致其现任掌权者被剥夺权力的决定性因素往往是一些大国的意志（美国就是这样的大国）。但是，这种大国意志现如今已在塞尔维亚消失（自由之家和欧盟委员会的批评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也抨击了一些美国的亲密盟友）。与此同时，现在武契奇可能已经跟上了国际趋势，即：如同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Đukanovi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an）、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Putin）一样，走上了长期执政之路。作为德国议会制度的崇拜者，如果能赢得下次选举（2020年），武契奇会将德国议会制度引入塞尔维亚宪法改革。既然宪法改革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武契奇有什么必要与反对派对话并改善选举条件？

结论

既然武契奇不愿意与反对派进行公开和实质性的对话，那么他和“真正的”反对派就不会达成任何合理的选举协议，因为这可能动摇他的政治权力基础。

（作者：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翻译：甘霖，校对：贺之杲，审核：刘绯）